

荣归

一名军嫂带着儿子在码头拉起“欢迎老公光荣回家”的横幅，迎接退伍归来...

又到退伍季，服役期已满的老兵纷纷进入军旅生涯倒计时。那些多年为爱守候的军嫂们，有话要说——

疯狂小蚂蚁：姐妹们，最近我被军哥朋友圈里的一则“说书”圈粉了——超燃的退伍纪念照、“这个九月，休一个不定期的特殊‘年假’”的走心配文...

千里万里始终等你：举双手同意！老公这几年最引以为豪的，就是荣归故里了。去年，这则短视频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，刷新了“退伍光荣”在大众心目中的感知度。

嘿，老男孩：说实在的，自从知道老公即将退伍归来，我这心里头却是七上八下的！高兴的是，以后家中有他在身边挡风挡雨，“女汉子”终于可以重走淑女路线了。

艾小艾：其实，要从“小别胜新婚”的节拍转换成“抬头不见低头见”的日子，也是需要适应期的。矛盾增多、缺点放大，这些都是夫妻相处中常见的问题。

风的风解：依我看呐，军哥即将荣归故里，咱更要继续当好“贤内助”，积极帮他们调整状态，适应新的生活。

海澜水韵：楼上嫂子和军哥的想法好赞！其实让军哥们收获荣誉感，让他们在各行各业中再续辉煌，更多应该归功于各个地方对退伍军人出台的优惠政策。

(郑鹏飞、罗鄂勇整理)

美丽家庭

“我的爸爸叫贾伟，是新疆一个很远又很高的边防连的军人。他在那里已经工作了11年，比我的年龄还要长。今年的这个暑假，我在那里度过。与爸爸和叔叔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我懂得了很多很多……”

开学了，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读三年级的贾薛韩交上了自己的暑假作业——假日小报《我上高原找爸爸》。稚嫩的笔触里，流淌着对父亲、对高原军人的崇敬，也初见一个孩子悄然间扎根心田的家国情怀。

今天，我们把这份小报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，希冀您收获满满的感动。

——编者



41天，城里娃读懂高原父亲

李连峰 胡铮 苗广林

车，扑进了早已守候多时的爸爸怀里。看着儿子大口喘着粗气，憋红的小脸蛋上挂满了泪珠，贾伟的心又疼又酸。

“爸，你的脸怎么比‘包青天’还要黑，刚才我差点没认出你来！”贾薛韩的一句话，把贾伟逗乐了：“你小子胆也真肥，敢到我们红其拉甫来。你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吗？”贾薛韩冲爸爸做了个鬼脸：“谁怕谁！”

虽然缺氧的不适如影随形，灼热的光照总是让他脸上痒得难受；虽然吐槽被爸爸骗了，这里根本没有美景，可有爸爸在身边，贾薛韩觉得真好。

这天上午10点，爸爸要外出巡逻。任大家怎么劝说，贾薛韩坚决要跟着去。他把小红军帽扣在头上，一路小跑，蹿到了队伍的最前面：“多大点事啊，我正好有机会学红军爬雪山过草地！”

虽说是盛夏，可海拔4300米的红其拉甫平均气温却不及平原的一半，夜间更是低至零下10摄氏度。行至中午，温度骤降，天气说变就变，风雪说来就来。雪花在大风的裹挟下扑面而来，迷到机会就往人脖子里钻。凛冽的寒风更厉害，只需几下就把人吹得透心凉。虽然裹着厚厚的迷彩大衣，贾薛韩单薄的小身板还是不由得发抖，牙齿也不争气地打起了架。

随着海拔的升高，贾薛韩体力下降得很快，脚步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。贾薛韩饿了，可书包里的牛肉干被冻成了硬邦邦的“铁疙瘩”，嚼起来费劲极了。贾薛韩想喝水，可水壶里的水早已变成



无论是在寒冷的风雪中，还是在温暖的大棚里，父子相聚的时光总是那么动人。 胡铮摄

了冰水。爸爸放在怀里捂了大半天，才算有了点温度。贾薛韩小口小口地喝着，心里有些后悔——不该逞能。

“小子，怎么了，要打退堂鼓啦？”儿子的心思没能逃过贾伟的眼睛。“来！老爸抱你走一会儿！”在爸爸的怀里，贾薛韩觉得暖和多了。可爸爸的脖子却让他突然很想哭：脸上挂满了雪花，嘴唇发紫，裂了一道又一道口子；因为抱着他，爸爸的呼吸越来越粗，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吓人。

贾薛韩不知哪儿来的勇气，一下子跳下地来：“怎么会呢爸爸，我一定坚持

到底，我能行！”父子俩四目相投，欣慰对着坚定。

终于到达海拔5180米的巡逻点位了，这里的风雪更大，视线早已被模糊。爸爸和叔叔们面向连队的方向列队，郑重地敬着军礼。贾薛韩也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，行着少先队队礼。那种不可名状的庄严感，让他想起了学校的升旗仪式。

两个小时徒步11公里，这趟巡逻路，成为贾薛韩假日小报里最打动人的内容：“一路上，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了，实在是太冷太累了。我不知道常年待在这里的爸爸和叔叔们是怎么坚持下

来的，也许，靠的就是他们所说的信念？奥特曼、钢铁侠都是编出来的，像我爸爸这样的边防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！”

半个多月过去了，戍边生活的单调和寂寥，让贾薛韩开始想家想妈妈。爸爸却告诉他，关于边防，还有好多特别的东西等着他去感悟呢！

一天清晨，贾伟把儿子带进了连队荣誉室。在一幅幅发黄的历史图片、一件件珍贵的先烈遗物、一面面载满荣誉的锦旗前面，贾伟动情地讲起了连队的光荣传统，还有11年来，自己在高原上的生死经历。这些从未听过的故事，听得贾薛韩心跳加速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这绝不是因为缺氧，而是因为崇拜。

那个周末，贾薛韩又被爸爸带进了温室大棚。真没想到，在这茫茫戈壁雪域，居然能看到大大的草莓、红红的西红柿、长长的大丝瓜。小家伙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爸爸，我感觉这些蔬菜就跟你们一样坚强。以后我天天来给它们浇水、拔草，让它们长得大大的、胖胖的。”

41天转眼飞逝，下山的日子终于还是来了。和来时不同，贾薛韩回家的行囊里装满了独立、坚持与自强。分别时，他一直忍着不哭。汽车启动的那一刻，贾薛韩猛然把头伸出车窗，大声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帮妈妈照顾弟弟，我也会用心想你，我这里……”

车影慢慢地消失在雪山背后，可红其拉甫边防连的上空还回荡着这稚嫩而动人的声音。这分明就是——一个城市娃对高原父亲理解与爱的表达。

泪“刷”地掉了下来。

去年秋天，退休已久的父亲因病动了一次大手术，我休了几天假去医院陪护他。其间，我告诉他因军队改革，单位精简调整，我可能要脱下军装了。父亲听了，一时沉默不语。我明白在他心中，始终只有军人这一类职业选项。前些年，妹妹已经转业回到地方，他就更期望我能留在部队继续发展。但父亲很开明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们一家都受到了党和军队的恩惠，如今，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，牺牲一下，做三十分之一，也是为国防事业作贡献。”

那天，妹妹坐高铁从外地赶来看父亲。她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个纸盒，竟是一盒月饼。母亲拍着额头说：“看我这记性，你爸一动手，我都忘了今天是中秋节了。”妹妹打开盒子，笑着说：“妈，这月饼是我自己学着做的，你们尝尝。”母亲惊讶道：“你自己做的？”“当然！”妹妹得意地说：“我在网上学的。你们还没吃晚饭吧，我点了外卖，咱们就吃点现成的吧！”

正说着，外卖小哥就把餐送到病房来了。一桌子丰盛的晚餐，还有月饼、水果都摆上了。母亲感叹：“好，真好，现在的生活多好啊。老头子，你还要把身体保养好，我还要和你多过几年好日子呢！”父亲连连称是。妹妹则顽皮地说：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！”

没想到，因为父亲的一场病，我们一家人终于过上了一个团圆节。母亲拿起自拍杆，给我们来了张全家福。父亲遗憾地说：“要是我们三个还都穿着军装就好了。”我说：“您不是常教育我们一家不圆万家圆，今晚我们就是万家团圆中的一家，就让我们感谢那些和我们一样穿着军装的人吧！”

电视里开始播放中秋晚会了。在那欢声笑语中，月亮爬上了天际。整个房间似乎也随着升起来，慢慢升进那皎洁的月光里。在那里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足够了。

中秋月和绿军装

李黎



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？”在母亲的要求下，我和妹妹背着手，站在屋中间，奶声奶气地背诵着刚学会的诗句，一边背，一边眼巴巴地望着那张陈旧餐桌上摆着的美食——紫葡萄、红的苹果、黄的香蕉，以及切成好看的三角形小块的月饼。点心的香味不断地钻到鼻孔里，像看不见的小手在挠着我们的心、我们的胃。妹妹忍不住问：“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妈妈回答：“乖，爸爸就回来了，咱们再等等哈……”

这就是我们小时关于中秋节最深的记忆。然而，最终等到的只是父亲的电话。一如既往，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母亲，他在连队值班，不能同家人一起过节了。于是，母亲就像以往的每个中秋一样，把父亲的一套军装放在他常坐的椅子上，而后为我们分月饼。母亲把最大的一块月饼放在军装面前的桌子上，对我们说：“这是给爸爸的”，再把较小的一块分给我们，继续说：“愿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团团圆圆的……”

印象中，母亲口中提到的“家”和父亲一样，是种模糊的存在。

我们家离父亲的连队营房不远，可我们却难常看到他。他偶尔会像一阵风似的闯进家里，坚硬的胡茬扎在我妹妹的脸上、脖子上，疼得我们又哭又叫。父亲大声同母亲讲话，讲着连队里的那些事。母亲津津有味地听着，为他盛满饭碗。入夜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

候，朦胧间，看到父亲离开了家门，而母亲正倚在门框上，清冷的月光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。

那时部队的娱乐不多，妈妈最喜欢带我们看露天电影。与其说是被电影吸引，其实是她可以借机多看看带队的父亲。父亲的爱是那样奇特，他明明深爱着母亲，却总是和战士们待在一起。有一次放映《列宁在1918》，影片结束后，父亲难得和我们一块回家。他用结实的手臂抱着妹妹，另一只大手攥紧了我的小手，母亲环住父亲的臂膀，柔软地依着他前行。我们一边走，一边热烈地议论着电影中的情节。父亲绘声绘色地模仿起男主角的台词来，他大声说：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我们情不自禁地附和：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……”

高高的悬于天际的月亮，像位慈祥的老人注视着地上的一家人，看着他们如何在艰苦的生活中保持着乐观朴素的本色，就和许许多多的军人家庭一样。彼时彼刻，改革的春风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这个聚少离多的军人之家也充分体会到了这种变化。

有一年中秋节，我们家搬进了新盖的两室一厅的公寓楼，母亲照例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美食。不同以往的是，父亲常坐的位置上安放了一台新买的电视机。等通知的时间一到，母亲立即打开电视，调出部队内部的加密频道，卫星信号传来了驻训部队官兵为家人送祝福的



方汉绘

影像。只见父亲面对镜头，整了整刚换发的新式军装。他祝愿我们节日快乐，最后仍不忘幽默的语调加上一句：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月亮下面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扯起一道横幅，横幅上面写着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儿时的我们，虽然不大明白那诗句的含义，但也从母亲湿润的眼睛里读懂了思念的味道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和妹妹先后当了兵。为此，母亲颇为不舍。她禁不住埋怨父亲，每逢佳节，老的小的总是无法团圆。父亲说：“一家不圆万家圆，你当了这么多年军嫂，这点觉悟还没有吗？”听了这话，母亲便不吭声了。

那年的中秋节，父亲仍几十年如一日地和他的战士们在一起过节。多年军旅生涯的磨砺，他应该很少再动情地仰望天边的月亮了。我站在北方边陲的哨卡上，望见的月亮很大很圆，简直像伸手就能碰到一样。而妹妹说，南方的月亮和空气一样，总是湿漉漉的，像蒙了一层毛玻璃。

母亲给我发来一条彩信。照片上，母亲身边的三把椅子上，摆放着三套军装，分别是父亲、妹妹和我的，虽然属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款式，那一抹绿色却始终未变。母亲在附言里说：“我们家的老传统，和军装过节，今年的月饼，只有妈妈自己吃喽……”看到这儿，我的眼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